



晚清 海关

杨智友 著

作者毕业于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重镇厦门大学
坐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数十万卷海关原始档案
胸怀史家之担当以文学笔法书写负责任的通俗历史
于史料的爬梳剔抉中生动还原晚清海关发展脉络
过全新的海关视野折射波诡云谲的晚清历史风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晚清 海关

杨智藏著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海关/杨智友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214-19856-3

I. ①晚… II. ①杨… III. ①海关—贸易史—中国—
清后期 IV. ①F75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8745 号

书 名 晚清海关

著 者	杨智友
责 任 编 辑	戴亦梁
责 任 校 对	陈 颖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装 帧 设 计	黄 炜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页 1
字 数	22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9856-3
定 价	4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1949年前的中国，过去被称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双半”性质的社会。何为“双半社会”？也就是说，它既有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有封建社会的基本特性，无论其政治架构是皇权还是共和国，其社会性质并没有质的改变。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带来的灾难，经过无数流血牺牲和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迎来了站立起来的一天。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过去所受过的屈辱和苦痛，不能忘记 100 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帝国主义列强曾经怎样趾高气扬地欺辱过我们。

于是，我们自然就会想起 1949 年前的中国海关。在中国最落后的年代里，它曾经是当时中国土地上最洋化最先进的地方之一：西式的建筑、高大的钟楼、金发碧眼的洋员，在低矮晦暗的中国口岸城市里，分外惹人注目。但是，细加思索，它们就像是长在腐败旧社会躯体上的一块“痼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征之集中体现。

维系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到了清代中后期，衰败颓废之象已昭显，西方列强仰仗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他们闯出的环球航线，不请自来，敲开了闭关锁国的大清国门。然而，仍然沉睡在天朝大国迷梦中的中国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无所知。他们揉揉惺忪的双眼，好奇地打量着那些穿着奇装异服、装备奇技淫巧的洋人，第一反应居然是，呵呵，又来进贡的了！

很可惜，这次来的可不是什么进贡的番国使者，而是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道

貌岸然的外交官及其身后拥有坚船利炮的军队。他们不是来做客的，而是要夺你的财产、资源，要你的主权、土地，用害你的毒品换你手中的白银。

不该发生的一切就这样发生了。在经历了无数的交涉、战争和妥协、退让后，中国的亿万两白银流向了西方列强和东瀛海盗的囊中，成为他们富国强兵和经济起飞的资本；中国的土地一块又一块地被割让，成了强盗们的战利品；中国城市中出现了一片又一片洋人的租界，号称“国中之国”。而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国门——海关，也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被外国人反客为主地把持，成为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从1854年中国近代海关建立之日起，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洋员不仅负责征收关税，主管贸易，还利用所居有的特殊地位和所掌管的中国财力，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插手中国的军事经济，涉足中国的文化教育，染指中国的卫生检疫，等等。这种现象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所特有的、世界史上也极为罕见的一种特殊制度——外籍海关税务司制度。在这一制度架构下，得益的不仅仅是以英国籍税务司为主的老牌英帝国主义，而是在各地各级海关机构中工作的洋员群体以及列强各国。

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用唯物史观来看“海关”现象亦是如此。中国旧海关虽是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工具和代表，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给中国人留下了百年耻辱的回忆，但在客观上，它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负面的。

新型海关是旧中国通向世界的一扇窗口，海关洋员的在华活动，给处于封建落后状态下的中国人，带来了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崭新的生活方式，而在他们插手中国事务的过程中，也曾经为了西方的利益，为了把中国培育成列强的成熟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引进和采取了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商品市场的形成。在保证西方列强对华债贷掠夺的基础上，他们也用部分关税收入致力于中国的教育发展和卫生检疫事业的开创。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局部改善都是以丧失主权的重大代价换来的，未免得不偿失。

对于近代中国海关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的分析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学者们认为海关是研究近代中国的一个理想的“抓手”,由此可以涉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通过对中国近代海关史的考察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相关学科的内容,还可以充实、扩大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对原有观点和框架进行突破,加深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的认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典藏民国档案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在其全部馆藏231万卷档案中,海关档案大约占其三十分之一,比例不大,但内容却具有无可比拟的珍贵性,堪称镇馆之宝。为开发这一档案资源,我馆在组织专门力量整理出版海关档案资料的同时,也着力加强海关史方面的人才培养。2003年,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重镇厦门大学招收海关史研究生,经过考核选拔,智友有幸回到母校攻读在职硕士研究生。

之所以说“有幸”,一是智友再续与母校厦大的缘分;二是他以此为契机,明确了专业方向。

这以后,智友一直都从事海关历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发掘工作,即使后来转岗行政部门,依然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勤勉有加,笔耕不辍,出版、发表了大量作品,逐渐成长为我馆民国档案和民国史研究的中青年业务骨干。尤其在2011年,他被确定为江苏省第四期“333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对象后,更是快马加鞭,不仅在我馆档案业务协调和管理中发挥专长,还在民国档案编研工作中起到学术带头人作用。

《晚清海关》是智友在海关史方面的第四本专著。

作为海关题材的历史普及读本,该书通过对以赫德为主的海关洋员参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记录与梳理,在全景展现晚清海关风云变幻的同时,也折射出海关视野里波诡云谲的历史镜像。可谓“一部海关档案,半卷晚清通史”。作者长期在海关档案及海关史领域耕耘,在本书写作创作中,融入展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除在有关章节里首次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海关事件,如“‘马厘亚老士’号事件”“梅生走

私军火案”等之外，还结合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就老题材写出了新意，如“寻找戈登”“马嘉理事件”等。全书从立意到形式皆新颖不俗，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很强的可读性，给历史爱好者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

通读全书，我以为有如下风格：一是论从史出，观点均有翔实材料支撑。作者利用馆藏第一手档案史料，从细节入手，去丰富若干历史事件内容，从全新的海关视角来解读晚清历史。二是人物鲜活，重视历史的现场感。作者运用隽永的文字，细腻、生动再现历史情境，给读者以深刻的代入感，作品很具可读性。

值得一提的是，智友在最近几年的个人创作中，谋篇布局日益精进，史料运用愈加纯熟，文笔驾驭越发老到，发表的诸多作品均赢得好评。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围绕当下热点和时代主题，多头出击。就拿本书中的第六章“唐阿七案件”来说，其核心内容作为先期成果发表在名牌文史期刊《看历史》上。这篇紧扣时代脉搏的反腐题材文章，深受该刊主编青睐。智友立刻抓住机会，以此为选题向名家组稿，策划了一组反腐倡廉的系列文章，作为《看历史》的一期“封面故事”。刊出后各大纸媒、网络空间大量转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我想，正如智友在本书的“引子”部分提到的，这也是一个历史档案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在祝贺智友新著即将付梓的同时，还要感谢本书的出版单位。江苏人民出版社自建社以来，一直重视档案资料和历史类图书的出版，曾与我馆合作，推出了多部精品佳作。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我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便陆续在该社出版，可见双方合作的历史渊源。如今，《晚清海关》一书的面世，为我们多年以来的良好合作再添新篇。

最后，希望智友继续为广大读者贡献更多更好的作品。

马振犊

（研究馆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

2016年11月20日

目录



- 引子:钟声里的海关记忆 / 1
- 1 李泰国和他的传奇姓氏 / 9
- 2 上海滩崛起的“娃娃领事” / 15
- 3 伟大的海关事业 / 19
- 4 “鬼子六”交办的第一件洋务 / 31
- 5 寻找戈登 / 46
- 6 唐阿七案件 / 62
- 7 日意格先生的黄马褂 / 79
- 8 同文馆的背后推手 / 92
- 9 “马厘亚老土”号事件 / 105
- 10 世博会上的新面孔 / 112
- 11 马嘉理事件 / 119
- 12 中国开始动起来了 / 135



- 13 业余外交家 / 154
- 14 梅生走私军火案 / 181
- 15 天朝“奇葩”是怎样炼成的 / 194
- 16 这一条漫长的邮政路 / 205
- 17 庚子议和 / 215
- 18 总税务司的对手 / 227
- 19 赫德之死 / 238

征引及参考文献 / 250

后记 / 252



钟声里的海关记忆



“当——当——当”，每逢整点，上海外滩海关大楼顶部的自鸣钟都会准时响起，雄浑而悠长。这座昔日被称作江海关的气派大楼，于1927年12月19日落成，共耗费白银400多万两，建造历时两年有余，为当时上海最高的地标式建筑。而在此之前的80年中，就在此原址上，曾伫立过三座不同建筑风格的海关关署。

江海关大楼共有八层，加上塔楼，总高度约260英尺，外墙以花岗岩饰面，大门为希腊多立克柱式廊，其美轮美奂的造型与设计，成为上海滩引人注目的中心。仅仅前门大厅就使人眼前一亮：天花板上环嵌着九幅绘有西洋帆船的油画，地面饰有乳白色马赛克，中间为汉白玉石柱，石柱基部南北向各雕塑一名



江海关大楼

水手,顶部缀有水晶灯,既是航海桅灯的象征,又将油画映衬得栩栩如生。

海关大楼的顶部为钟楼,四面墙壁即东西南北四个钟面,由 100 多块错落有致的白玻组成。每个钟面的直径都长达 5 米,用紫铜铸造的时针长 3 米,将近 100 斤重。这座庞然大钟的所有零部件都从英国运来,其孪生姊妹便是伦敦国会大厦上那座著名的大本钟。

海关大钟于 1928 年的元旦正式鸣响,从此,雄浑悠长的钟声每天都在黄浦江畔的上空回荡。它不仅报时,还能报刻,每隔 15 分钟,便奏响英国古典名曲《威斯敏斯特》。或许在十里洋场的冒险家耳里,悠扬的钟声仿佛天籁般动听,而在这萦回的钟声背后,却是中国海关主权拱手出让的耻辱历史。

上海设关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而正式对外开埠却是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是年,清政府先后在英美法等国列强的胁迫下签定了《海关税则》,江海关在洋泾浜北岸设置的盘验所,赫然成为上海这个鸦片战争后逐渐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对外开埠的正式标志。

早在清初,上海已是繁华港口。鸦片战争后,更是变为“冒险家的乐园”,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江海关也成长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海关,光是征收的税款,就占到了全国海关的四分之一强。

西方列强对“肥得流油”的江海关早已垂涎,他们时刻准备着,企图攫夺江海关的管理权,并终于等到了实施阴谋的契机。

1853 年的秋天,太平天国席卷江南,上海小刀会起事,义军迅速占领了上海县城和江海关。上海道台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狼狈逃入租界寻求庇护,海关工作陷于停顿。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见夺取海关管理权的时机到来,便串通美国领事策划了所谓的“领事代征”制度,只要外商出具一份付税保证书,船货便可得到放行,离港出口。如此一来,原来借口战事拒付关税的外商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清政府不愿因此失去江海关的巨额关税,为此吴健彰先后在浦东陆家嘴、苏州河北岸和闵行镇等地设立临时海关,却遭到外国领事们以及外商的联合抵制,他们

借口“租界中立”，不允许海关人员到设于租界内的海关验货所执行任务，使临时海关形同虚设。同时，英美公使趁机给腐败懦弱的清廷施压，要求改组海关。

在清政府地方当局的首肯下，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吴健彰只能接受“海关引用外人负责办税务”的方案。清咸丰四年（1854），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领事达成了《江海关组织协定》，规定海关引用外籍人员作为道台征税的“助手”，从此，江海关行政管理权旁落，成为第一个被西方侵略者夺去管理权的海关。

1859年5月，南洋通商大臣何桂清任命英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并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外籍税务司制度即洋关制度正式在上海建立，以此为模式，逐渐推广至全国各口岸。由于海关管理权的丧失，中国的门户訇然洞开，西方列强以海关为据点，控制中国财政，干涉内政外交，攫夺经济文化诸多超越海关管辖范围的特权，从而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及至民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依然尾大不掉，继续渗透到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38年弹指一挥，直至“文革”，海关大钟一直以这首英国古曲来报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用《东方红》的乐曲取而代之。1987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访问上海，海关钟楼又奏响了《威斯敏斯特》曲，尽管是家乡名曲，但女王闻来只会徒添怅然，因为曲终人散的结局已经注定：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英人打道回府。从6月30日零时起，海关大钟的报刻乐曲便奏响了最后一个音符，而报时的钟声却永久地回荡在外滩，被赋予和平的象征意义。



“当——当——当”，伴随着苍凉的钟声，时间在流逝，关税在流失，还有比那关税更加宝贵的国家尊严。

在今天的上海海关大楼401房间的窗户玻璃上，仍然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用英文镌刻的名字：F. W. Maze，这个英文缩写名的主人便是中国近代海关的第四任

总税务司 Frederick Willism Maze, 他的中文名字为梅乐和。1927 年 12 月 19 日, 时任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搬进刚落成的江海关大楼 401 室, 洋洋得意地用钻戒在窗玻璃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带有孩童心理的不经意间的举动, 却成为了洋人把持中国海关近百年历史的最为形象的见证。

梅乐和是有理由志得意满的。当时的总税务司署就设在上海, 而江海关又是首屈一指的大关。无论是第三任总税务司安格联, 还是最后一任总税务司李度, 都曾经出任江海关税务司。他现在的职务预示着即将上位, 果不其然, 一年后, 梅乐和便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总税务司的宝座。

1927 年 7 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 即顺应时代潮流和民意, 开展了一系列关税自主活动, 对海关行政进行了整顿和改革, 设立了统辖全国海关关务行政的关务署。

为限制总税务司的权力, 财政部明令宣布: “海关将只应恪遵政府命令, 掌管征税工作。”梅乐和正是在南京政府逐步加强海关控制权的背景下走马上任的。面对中国人民收回海关主权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梅乐和采取了顺势而为的应对策略, 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梅乐和深知, 外籍税务司洋关制度在经过长达近 70 年的运行后, 已逐步式微。他只有绝对服从政府命令, “所有海关行政无论巨细, 悉秉承财政部及关务署命令办理, 在事务上务使海关成为纯粹中国机关, 一洗以前假外力以自重之积习”。唯其如此, 他才有可能维护外籍税务司制度和英国在中国海关的优势地位。

聪明如梅乐和者, 在就职典礼上用的是中文。伴随着鼓乐声大作, 江海关的钟声也遥相呼应, 在这丝竹缭绕、琴瑟和谐的美妙时刻, 不知攀上权力顶峰的梅氏, 是否想起了他那个酷爱音乐、自组铜管乐队的舅舅——赫德?

英人赫德是中国近代海关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于 1863 年受命担任处于初创时期的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总税务司时, 年仅 28 岁, 比他外甥梅乐和担任这一职位时整整年轻了 30 岁! 从此开始了他把持中国海关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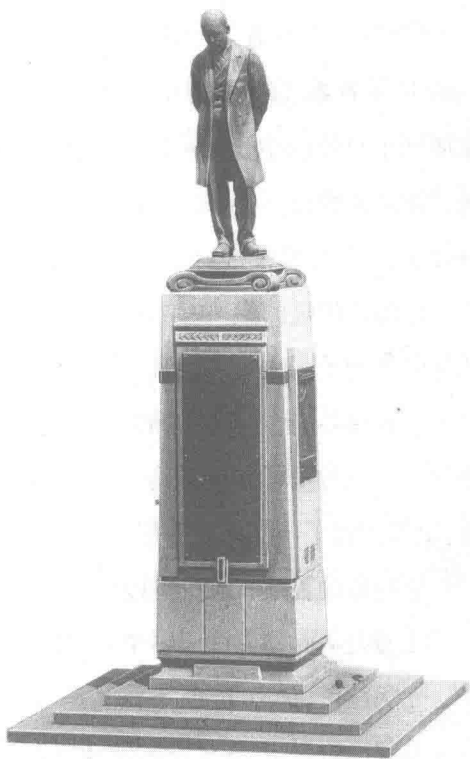
德时代”。客观说来,赫德并不是外籍税务司洋关制度的始作俑者,但正是在其精心擘画下,起源于江海关的半殖民地性质的洋关制度得以推广、巩固和壮大。

在赫德执掌大权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近代海关发展成一个号称“国际官厅”的独立王国,而赫德则成了这个王国的最高主宰,旧中国的海关完全被赫氏及其外戚集团所控制。不仅在广大洋员眼里,就是在外甥梅乐和看来,这个瘦小严酷的独裁者都是那么高深莫测,宛如神一般的存在。

其实这个北爱尔兰老头与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年轻时难免孟浪,与一个叫阿瑶的中国女子有了三个非婚生子女。这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准格格不入。不过聪明的洋员们很快就为他们的海关首长想好了说辞: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赫德入乡随俗。在阿瑶死后,他还勇敢地承担起孩子们的护养责任,倒也显得有情有义。

1908年4月13日,在中国整整客居达54年之久的赫德,在办公室留下一张韵味无穷的便条后离开中国,一去不返。1911年9月20日,他病死于英国白金汉郡。这时距辛亥革命爆发仅有20天。

为纪念赫德,海关洋员们决定为其铸一铜像。1914年,盛大的赫德铜像揭幕仪式在江海关港务科办公处前举行。登上塔基的赫德爵士背负着双手,似乎对铜像铭文上“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的溢美之辞备感欣慰。



赫德铜像

尽管赫德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障列强对华贸易的利益,同时也确保他对中国海关的绝对控制,但公允地说,赫德在任总税务司期间,引进了一整套西方海关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技术,对中国海关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改革,将其打造成天朝唯一没有贪腐的衙门。而且,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赫德领导下的海关也有一定的功劳。但最让人不得不佩服的,是这位“海关首长”在 100 年前所公布的惊人历史预见,他在 1900 年一组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里声称:“中国必定会变得异常强大,公元 2000 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 1900 年的中国!”



“当——当——当”,钟声在岁月里流淌,不动声色。似乎在转眼间,时针已指向 1949 年 4 月 23 日。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南京,将红旗插到了总统府上。5 月 25 日凌晨 4 时 30 分,解放军的先头马队驰过了外白渡桥。江海关大楼挂出了巨幅标语“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江海关的大钟楼上,升起了黄浦江畔第一面红旗。

伴随着隆隆的炮声,江海关钟声长鸣,荡气回肠!在仓皇逃离的旧海关最后一任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的耳里,它不啻是外籍税务司洋关制度的丧钟!在上海人民和广大海关工作人员的拥护与支持下,人民解放军军管会代表会同地下党组织,接管了总税务司署和全国海关机构中最为庞大的江海关,失落 90 多年的国门钥匙,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里。

总税务司署跟着国民党政府一路南逃,最后,李度率领残余洋员在台北落脚。

江海关从此易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

光阴荏苒,钟声荡漾,不觉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2003 年 9 月,“赫德与旧中国海关理论研讨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举行。这是海关史学界的一次盛会,笔者有幸与会并得以访见上个世纪 30 年代就进入江海关工作的“老海关”、87 岁高

龄的姚寿山老先生。如果说江海关这座百年建筑经典是上海滩历史的凭证,那么年近九旬的姚老就是江海关的活档案。长期从事海关工作使姚老对赫德非常熟悉,离休后,他更是把赫德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姚老告诉笔者,现在上海的常德路在解放前叫作赫德路,现在的警备区就是过去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官邸。外滩汉口路海关大楼前还曾有过赫德的全身铜像,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才拆掉。

赫德死后,清政府追认他为太子太保,这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获得的最高荣誉。

在和姚老的交谈中,我还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他就是江海关大钟楼上那面红旗的主人!在精神矍铄的姚老先生的娓娓叙述中,江海关地下党迎接解放、百年国耻一朝洗雪的那一幕穿越时空隧道,那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1949年初,全国解放的大局已不可逆转,上海江海关虽然仍在洋员的控制之下,但是江海关的地下党已开始悄然行动,成立了迎接解放的接管小组和党团小组。姚寿山当时担任党团小组的副书记,在三四月份就准备做红旗了。姚老是1948年底办婚事的,索性把家里别人送的红喜帐献出来,几幅拼接起来用缝纫机匡了以后,做了一面大大的红旗。和那幅写着“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标语一起,拿到海务科的办公室里边放好。5月25日凌晨,外滩这一带都开始解放了,于是江海关的地下党员们就把红旗和标语都挂了出来。苏州河北面、外滩公园那边还有残存的国民党部队呢,看见这边挂条幅了,他们就从那边打枪过来。所幸大家没有受伤,终于还是挂好了!

沉浸在回忆中的姚老,不仅对江海关的往事如数家珍,说起近代中国海关的掌故,亦是头头是道。而对于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他既颇有心得,又不无遗憾。的确,尽管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已有时日,但至今为止,大量海关历史档案尚未发掘利用,许多重要课题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尤其是海关史的普及工作也不尽如人意,普通民众对“赫德与旧中国海关”,几乎是一无所知。

是啊,距离赫德出长海关,已经整整140年了!在一座座近代开埠口岸,依然



可以触摸到晚清海关留下的历史印迹。不仅是上海“江海关”的钟声在回响,广州“粤海关”、武汉“江汉关”、汕头“潮海关”……包括伫立在鼓浪屿轮渡旁的“厦门关”,钟声依旧每日荡漾;题有李鸿章“津海新关”匾额的津海关小洋楼,仍然在聆听海河吟唱;数不清的有着典型海关印迹的地名,镌刻在大小城市的标牌上……

厦门海关钟楼的自鸣钟,恰到好处地响起。沐浴在这钟声里,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作为一个海关史研究生,能不能利用馆藏海关档案,创作出诸如《晚清海关》这样的历史普及读本呢?如此,通过对赫德及其他海关洋员参与一系列晚清重大历史事件的梳理,勾勒出晚清海关历史的发展概貌,既给历史爱好者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也使他们领略到海关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

钟声掠过,肃穆庄严,我仿佛感受到一个历史档案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钟声激荡,振聋发聩,似乎在提醒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不忘百年屈辱。

钟声悦耳,沁人心脾,好像要跨越万水千山,将这和平的福音永世传播。

……